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友誼萬歲 溫暖人間

思旋天地 思旋

中國農曆二十四節氣「立春」已屆，即是說狗年已開始了。然而，雖說新春，但是天氣不見和暖，且寒風突襲，流感處處見。老的、少的及中年人不少也中招了。據說流感疫苗一針難求，醫院擠滿了病患者，護士人手本已不足，而今是令醫院質素因人手不足而下降。愛民如子的特首林鄭月娥，隨即給予五億元以解護士荒，要看醫管局當局如何分配款項。

新春到，中央各個駐港部門，香港特區各區民政處，將於新春期間舉行新春酒會，歡迎嘉賓，與民同樂，增進感情。中聯辦假會展中心舉行大型新春酒會，應邀之嘉賓相當踴躍，紛紛與主人爭相拍照留念並致道賀。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日理萬機，也因疲勞而犯感冒。

幸而，在酒會上王志民主任精神奕奕，笑容滿面為嘉賓、為香港市民致以新春祝福，勉勵大家努力打拚，借習近平主席的一句話：「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作為勉勵香港人，在狗年努力為香港、為國家，也為自己奮鬥。國家官員相當念舊，團結新朋友之際，也不忘老朋友對黨和國家所作的貢獻。

每逢佳節倍思親，每年新春，中聯辦必邀請原全國人大代表及原全國政協委員到西環中聯辦38樓貴賓廳一聚，暢談友誼，今年也不例外。是日，王志民主任親自款待，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及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等也列於席上。原中聯辦副主任、原全國政協委員陳鳳英也早早蒞臨到會，亦主亦賓，顯得相當雀躍。

王志民主任是老香港了，在座眾嘉賓是他的老朋友。宴會上，主客如像一家人似的，相談甚歡，互道祝福身體健康。喜悉王志民主任及譚鐵牛副主任當選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剛退休的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和林武等退而不休，喜獲全國政協委任為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深慶得人，可喜可賀。本屆兩會將於三月初在北京舉行，全國各地包括港澳特區政治精英，代表們和委員們，將陸續赴會，為國家獻謀獻策，我們拭目以待。

回頭再說在港之迎春節目。僑界領袖余國春領導下的香港僑界以及愛國團體迎來了僑辦率領的「文化中國 四海同春 香港各界新春晚會」假紅磡體育館舉行，座無虛席，掌聲雷動，充滿文化自信，打開了香港迎新春活動的頭炮。二月十六日是狗年年初一，年初二將有賀歲煙花匯演，又是另一場燦爛的節目。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將在新春期間舉行新春酒會，宴請各界朋友。香港中聯辦港島工作部、九龍工作部及新界工作部等，也分別設新春酒會，宴請愛國朋友。

天氣雖寒冷，但是人情卻不冷。好一句：「友誼萬歲，溫暖人間」！

「八一」粒粒星

方寸不亂 方芳

「八一電影製片廠」走進了歷史，將與原總政歌舞團、總政歌劇團、總政話劇團、總政軍樂團合併，更名為「解放軍文化藝術中心電影電視製作部」。國產電影在香港公映，留下一代人的記憶。

兒時開始跟父母看電影，八一廠出品的電影，在我遙遠記憶中有上世紀六十年代王曉棠、王心剛主演的《野火春風鬥古城》，抗日為題的故事，鬥智懸疑之外，還有細膩的人性感情描寫，當時還是兒童的我看不懂感情，只對金環和銀環（一人分飾兩角）產生好奇，究竟電影是怎樣拍的呢？及後不斷有機會重映再看，不同年齡有不同體會，這是一部令人忘不了的電影。

王曉棠在上世紀末，曾經為八一廠出品的軍事片在香港上映，以「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的身份帶團來港宣傳，我因工作之便，得予機會和金環銀環阿姨圍桌共話。

1974年上映的《閃閃的紅星》，也是我喜愛的兒童電影，童星祝新運主演大眼仔小冬子，是那一個年代孩子的偶像，聽說祝新運長大後，也在八一廠當上導演了。四十多年來，雖然《閃閃的紅星》主題曲仍然琅琅上口，但小冬子與香港小觀眾仍欠了點緣分。

古月、唐國強兩代毛澤東扮演者，都是八一廠的著名演員，古月被認為是歷來最神似毛主席的國家特型演員，他終身都在演毛主席角色，不但型似，神似，還有聲似，他上世紀末來港宣傳軍事片，好像是《大進軍》，當時「毛主席巡視香港」的風采幾可亂真。就是可惜，古月英年早逝。

唐國強是現今毛澤東的國家特型演員，他在1996年接拍《長征》中首次飾演毛澤東，當時接戲時就感到很大的壓力，他演過轟動影壇的《小花》，那時大家說他是奶油小生；後來演雍正又太深入民心，甚至連毛主席的女兒都質疑他：「唐國強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麼？」如今唐國強的演技終於證明了，他除演毛澤東，好像也很難演別的了。

八一廠的《歸心似箭》，就有香港觀眾熟悉的斯琴高娃，她演的《似水流年》，是第一位來自內地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瑞士華裔女演員。「八一」粒粒星，今天仍延續着歷史。

馮小剛才情令人折服

七嘴八舌 小臻

首次聽到馮小剛這名字，見到馮小剛真人是1992年首屆在香港舉辦的「海峽兩岸暨香港電影導演研討會」，當時兩岸暨香港電影導演界精英雲集香港，實在很大的場面。

還記得當年內地導演由謝晉、謝鐵驪、謝飛等帶領第四代第五代導演黃建新、馮小剛、馮小寧、黃蜀芹、滕文驥、田壯壯、李少紅等赴港；台灣的是李行導演率領楊德昌、侯孝賢、朱延平、王童等；香港由吳思遠帶領徐克、吳宇森、張婉婷、羅啟銳、嚴浩等等；謝晉、李行、吳思遠三人無論外形或談吐都很有大導風範，有型有格，言之有物！這個歷史性導演界盛事也促成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台灣電影導演協會」成立，發揮着華語電影導演的強大影響力。

在這首屆的導演會的活動上大腕雲集，馮小剛既不是帥哥，又未出現大賣或得獎作品，風頭不及張藝謀及陳凱歌，自然不是焦點人物。然而在之後的歷屆他都是中堅分子，常見他身影；轉眼就廿多年，兩年一屆的「海峽兩岸暨香港電影導演研討會」，到2017年已經是第十四屆了。在漫長的發展歷程，前輩退下火線，後浪接棒是必然的事。馮小剛能仍舊企在前線而且作品愈來愈貼地氣，受觀眾歡迎很難得。許多導演創作力拍片水準都會出現起伏不定，唯獨馮小剛能夠保持着上進心，至今保持巔峰狀態，他的戲無論票房和口碑都一直保持着水準，2015年拿了金馬最佳男主角，2016年拿了金馬最佳導演。當年是以貌取人心態，真沒想到馮小剛是這麼有才華。大概是因為他不似一些導演為攞獎而創作，為保身價刻意選擇開大製作電影才有好作品。

馮小剛的作品《天下無賊》、《唐山大地震》、《集結號》、《非誠勿擾》、《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都是見本領之作。《非誠勿擾》當然是最火，筆者印象深刻的倒是《唐山大地震》、《集結號》。近日看了馮導新作《芳華》，令雖然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也為之動容，眼淚被榨乾。

雖然看了同名小說的觀眾對改編為電影有不滿（慣性現象），但單看電影已足夠觸動人心。

好奇怪的藝術展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由藝術發展局主辦、賽馬會捐助、渠務署作為節目夥伴的《大禹之後》，海報宣稱「深入大坑東蓄洪池，屏息靜觀，平常看不見的起伏」，多麼具有吸引力！

光是幻想可以參觀蓄洪池內部的奇特建築，而又有渠務署職員講解大雨來時如何收集雨水，雨水如何流出大海的常識，又是多麼傳奇有趣！

實際情況是整個活動不外步入一個黑沉沉地窖之後，看到幾幅白布在懸空飄蕩，固然，以布象徵大水，早已是舞台慣用和觀眾熟知的道具，也沒可能傻兮兮要求看到真正的大水，燈光不斷掩映浮動照射下，製造出波光水影，配以空靈配樂，簡單而重複也算了。整個活動宣稱四十分鐘，由導賞員講解當年太子、旺角區深受水患到後來建築大坑東蓄洪池解決水患的過程，再由提燈人帶領走向入口，進入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的蓄洪池走一圈就花去全部時間了。

真正觀賞的就是看完不到五分鐘那幾幅白布，台灣林懷民「雲門舞集」中，比場中巨浪更大的白布不是早已看膩嗎？這裝置也真過於勞師動眾，給觀眾開了很大的玩笑，為了看這幾幅大布，大家事前花去的時間和工夫可真不少，先是上網隆重登記，最妙溫馨提示渠內有異味，六十五歲以上不宜入場，那麼富挑戰性，大概進場觀眾中一定不乏十號風球登山的勇士吧。

「展覽睇得多，有無試過地底睇展覽？」「經典神話故事《大禹治水》帶出現代「大禹」故事。」最聰明有力的句子，就是挾「大禹」的大名作招徠，事前誰會想到內容比枯池更空洞！

步出蓄洪池途中，有人說枉此一行，也有人笑慕名「抽」了大禹之「水」，早知安坐家中細閱那本《大禹之後》場刊，當中資料詳盡便已得益不淺，原來香港還有那麼多人不知裝置藝術為何物。

■大禹治水圖(傳自網易圖片)。 作者提供

父母教育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常常教導學童和青少年要「孝敬父母，尊崇師道」。這道理當然沒錯，但君不知，在商業壓力或環境污染下，很多父母和師長很難叫人尊重，他們甚至是對子女和學生加害乃至施以毒手的「親人」。

以前資訊封閉，還有所謂「家醜不外揚」觀念，很多虐待子女和侵犯學生的醜聞被遮掩，在冷漠社會謀生存的人也「各掃門前雪」，以致弱勢者受到的慘烈對待不得人知，甚至不了了之。

僅在過去一個月內，傳媒就揭露和報道至少四宗虐童——不，是父母虐待子女的個案！最轟動者莫過於五歲小女孩臨臨涉被虐打致死事件，其生父及繼母已被落案控告謀殺。很多人扼腕嘆息，甚至義憤難平，很難想像居然有這樣的父母，將子女當玩具般拋向天花板、用利剪刺胸，而女童就讀的學校及其老師對其傷痕纍纍的身體和恍惚不安的神情可以視而不見！

接着一段法庭新聞披露：一位單親媽媽因十二歲女兒隱瞞未有繳交課外活動費用及私自塗改通告，一怒之下，以皮帶鞭打女兒、用縫紉針刺其四肢及掌摑她，被控「故意襲擊導致兒童受到損害」罪。孩子隱瞞固然不對，激動時掌摑也算情有可原，但用針刺其四肢則太殘忍了。

一月二十九日，高等法院開審的一宗案件是一位六旬裝修工人被控非禮及強姦親生女……日前再見另一宗相類新聞——一對住劏房的雙親嫌棄其十一歲女兒長有先天兔唇，在天寒地凍時，不給她用熱水洗澡，衣服單薄……

簡直禽獸不如。在法治社會，這些父母固然會受到懲罰，卻給孩童心中留下永遠的傷痕，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走不出陰影。

在現代文明社會，僅僅對犯法者或虐童者施以法律制裁是遠遠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預防和找到問題的根源並解決之。其實，虐童新聞和亂倫事件近年並不鮮見。不但值得社會關注，掌權的高官更要有些實際行動和有效措施，比如推出對基層父母免費教育的項目。

香港號稱富裕城市，從政客到高官，天天講民主、法治，什麼核心價值、經濟成就、競爭力……最新又蟬聯什麼「連續二十四年最自由經濟體」，但這些「成就」對基層市民沒什麼作用。反而富裕的背後，卻是貧富懸殊指數加劇，社會悲歌唱不停，人性喪失，人情冷漠……

飄在臘月裡的爆米花香

百家廊 若荷

趕在夜幕降臨之前，我穿過小城，到另一個地方去。剛走到街上，就看見不遠處的角落裡，有幾袋爆米花掛在一個方形的鐵架上，心中不由驀地一動，再回頭，原來真有一個擺着爆米花工具的小攤，趁着黃昏來臨等候前來崩米花的人。

小攤的師傅，上身穿了件褪色的藏青色棉襖，下身着青黑色褲子，坐在那裡與路人說話。我一邊預定了時間，一小時之後來這裡加工些大米，一邊暗自感慨，老式的崩爆米花手藝，在現在的小城實在是難得一遇了。

二十幾年前，我在離鄉村不遠的地方上班，臘月裡，街頭總能聽到崩爆米花響聲。在當地，這聲音就是新年的序曲。這裡的人過年，一如既往地隆重。有了崩爆米花聲音，會讓人覺得新年新歲，不同尋常。隨着一陣陣「砰砰」的聲音，附近的大人小孩從家裡出來，有的端着一隻瓢，有的捧着個大瓷缸，裡面分別裝滿玉米或大米，按先來後到的順序，把自己的米塞到崩爆米花師傅的手中，來得晚了就得等待了。

師傅取適量的米和糖，放於冒着熱氣的爆米花鍋中，封好蓋，再把爆米花鍋架在泥坯做成的火爐上，經過火爐的加熱，密封的爆米花鍋的蒸烤，那些金黃或雪白的米，就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裡，變成了多於原來幾十倍的米花兒。

鄉下人喜歡爆米花，用爆米花蘸糖稀，黏成圓圓的形狀，再用可食的顏料點上紅花綠葉，以白色的棉線穿起來，掛在高處，謂之花喜團。花喜團是過年送小孩的禮物，它可賞可玩可食，有一股強大的鄉俗魅力，讓人心裡平生出喜氣。鄉下的孩子，紮一對沖天的小辮，紅襖綠褲的打扮，正好與紅花綠葉的花喜團相映成趣，有了它，孩子們就格外快活，多少錢買來的玩具在此刻都可以忽略，一串花喜團拎在孩子們手裡，便擁有一種新年的氣氛。

那些從事加工爆米花的人，大都是些鄉下閒不住的老年人，冬季寒冷，這個時節不用下地，於是走街串巷，就成了他們另一份謀生的手藝。他們隨身帶着三件寶，一件是泥爐，一件是風箱，一件是被煙火燻黑的崩爆米花鍋。還有一件，我小時候常認為它也是個寶，那就是在爆米花鍋裝好米之後，用來添加糖精的用具。一個茶色的瓶子，一把自製的小勺子，這裡面好像有着取之不盡的甜蜜，簡直是神話中可以自動激活並灌滿魔力的神器。

住在街邊的人家，總有機會到街上探頭探腦，巴望着崩爆米花的師傅趕快來到。師傅們通常有六七十歲的年紀，他們身材瘦小，臉上的皺紋很深。常常有這樣一個表情，就是在點燃爆米花的爐火後，眼睛略微地瞇着，眉，大多是擰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副飽經風霜的模樣。他們很健談，那些前來崩爆米花的女人們，都願意和他們搭訕，聊着聊着，就會順藤摸瓜般，扯出十幾年前從此村嫁到彼村的親戚。師傅和前來準備崩爆米花的女人們，一時間就成了遠房的表親，於是小小的崩爆米花攤前，又增加了些敘舊的話題。

這樣的敘舊每次都有，這樣的表情卻不是絕對的，有的人就眉頭舒展，目光也炯炯有神。這樣的人很會精打細算，他們一般都是黃昏來，頂着寒風，藉着路邊的燈照，一直加工到夜裡十點。從人湧如潮，到月冷人稀。他們的收費很合理，價格先是五分一鍋，後來收取一角，再後來似乎就漲到一塊多了，但相比商店買的爆米花，仍是便宜。師傅們雖然身材都瘦小，卻能吃苦耐勞。曾經聽一位老人說，每到臘月十三四，他們就推着小車到鄉下去，半個月時間，爐子幾乎沒熄過。常見他們來小城，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停下車，支起爐，點燃火，把炮彈形的「機器」架起來，一手拉風箱，一手不停地搖着鍋子轉呀轉，還不時看一下搖把上面的小圓錶，不知是在關注機器內部的壓力，還是爐火燃燒的時間。

約摸六七分鐘後，他從炭爐前起身，一手托着機器的搖柄，一手拿一條灰黑的毛巾，捂在機器頂端的耳鈕上，將其穩穩地架在事先備好的網罩前，用一根鐵棍迅疾地撬動爆米花鍋的密封蓋，一股強烈的氣體，從打開的爆米花鍋中崩出來，與此同時，膨脹的爆米花就撲進了那條長長的網罩裡，一股熱氣從爆好的米花中騰起，一縷香氣在安靜了的攤位前瀰散開來。

一別經年，時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小城經過了各種各樣的建設，街道變了，能夠讓人支起爐子，在那裡等候前來加工爆米花的人的角落已經不多。手藝人都年紀大了，年輕人不想去承接，加之外面世界的誘惑，手藝人逐漸地少了。儘管崩爆米花的設備先進了不少：簡單古老的木推車被電動三輪車代替，手拉的風箱變成了手工轉動的鼓風機，爆米花鍋也有了很大的改進，不銹鋼製的爆米花機，也取代了過去的轉爐式。然而機器的更新換代，並沒挽回老式爆米花機從人們的視線裡消失。

曾經在網上看過一篇報道，有一位崩爆米花的師傅，三十年前生意紅火，崩爆米花的爐前經常出現排隊等候的場面，隊列擺得如同長龍。如今生意冷清，前來光顧者屈指可數，於是乎，小城很難聽到崩爆米花聲。而這時候，隨着科技的進步，製作過程更方便，味道更多的新式爆米花機卻進入了人們的視線，新機器崩出來的爆米花仍然供不應求，參加郊遊的人喜歡攜帶一包爆米花，一邊遊玩，一邊當零食墊飢。看電影的年輕人更甚，一場電影看下來，幾包爆米花就下肚了。於是那些推着小車走四方的手藝人，就成了一代人美好的回憶。想像着冬日裡的那把火，照亮了小村，照亮了人們的臉龐，也驅散了夜色籠罩下的雪地寒意。

一直不懂爆米花的原理，後來經過查百度，了解了有關爆米花形成的過程，那可真的是一顆米粒的涅槃啊！當溫度升高到一定的程度，鍋內壓強也升到一定的強度，這時候，鍋內米粒的水分就變成了水蒸氣，如若這時突然將爆米花鍋的密封蓋打開，迅速減小的壓強導致米粒在高壓水蒸氣下急劇地膨脹，瞬時爆開，一時間，數不清的爆米花從黑乎乎的「炮膛」中「崩」到地龍般承接它們的網罩裡，從而實現了它們的華麗變身。這就是老式爆米花鍋的魔術般製作過程。

在小城，偶爾也能遇到加工爆米花的手藝人，他們還是六七十歲的年紀，還是那樣的面龐，一看就是重操舊業的人。只是不知道，他們來自哪個遙遠的村莊。每次崩爆米花的來，都是在一個溫暖的黃昏。冬季的白天過得快，當你排隊等候時，夜色已不知不覺間降臨。爐火中，你看不清他們清晰的五官，只能隱約看得到他們在不斷地續炭、鏟火，上下鉗動堅硬的爆米花鍋的動作。他們的腰是彎着的，背略駝，動作衰邁緩慢。彎着的腰，弓着的背，彷彿是他們勞作留下的舊疾，日積月累的痕跡。

伴侶與自由

琴台客聚 伍呆呆

近些年來似乎每到年關我都會陷入一個魔咒：文債未了。幸而還有一個自由身，也總能在別人開心度假歡慶新年的時候得以學習魯迅先生的「舍間向不過年」，閉門與電腦為伴，埋頭還債。

因此我的電腦陪伴我度過新年的時間遠比我的愛人還要多得多。我的電腦為我記錄下我的每一篇文字，它洞悉我的每一點心聲，知曉我的每一個秘密，它的字符上浸透了我那些隱秘的字裡行間的每一滴眼淚……經年累月，我對它的從內而外的熟悉也不言而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的電腦對我的了解程度，以及和我的心靈契合程度似乎已經超越了我的愛人，它已成為我除卻他之外的另一個靈魂伴侶了。

然而在這樣的了解和契合之外，卻是另一面的「相愛相殺」。我的電腦「伴侶」大抵在不知不覺間犯上了人類經典的流行病：被偏愛的總是有恃無恐，它偶爾地會給我來個電源接觸不良之類的小毛病。自小就戀舊的我不喜歡更換原裝的配件，便不時地在開機寫作的時候，或者是換了新環境使用新插座的時候與它苦苦作戰，一面心裡埋怨着它，一面搖晃着插頭，盯着電源指示燈經過無數次的閃閃爍爍後穩定下來，才又一次開始和它的同步合作。它在我手中如此，換做第二人使用，便是連電也充不上，直接罷工歇息。

日子久了，我們的關係便愈發地穩固，就連小毛病也成了彼此間一種默契的趣味。我和我的電腦「伴侶」之間的關係很是簡單，因為一關機，我們便會各自回歸，重新成為各自本身的物種，彼此間再沒有其它的牽絆。而人類的「伴侶」卻複雜多了。

我的朋友敏敏和她的丈夫一見鍾情，彼此認定是對方的靈魂伴侶，兩人相愛相守多年，仍舊如同初戀一般甜蜜，除了彼此的工作時間外，兩人幾乎是形影不離，如同一對連體嬰，卻沒有彼此厭倦。這樣的感情，遑論旁人，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是一種奇蹟。或許是因為兩個人的「好」沒有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改變，在這個易變而多變的時代顯得過於「異常」，敏敏的丈夫竟然毫無緣由地開始對自己的愛情不自信起來，尤其是在一次無意中看到敏敏和其他男子似是而非的所謂曖昧談話之後，便更是疑心與自己傾心相愛的女子不會牽着自己的手走到白頭，於是兩個人的感情裡便有了愈來愈多的懷疑和猜忌。

敏敏承認自己對丈夫的愛從來未曾改變，也永遠難以改變，但她深刻地認識到了，她和他之間的相伴由於長期以來的習慣，無論是愛或者被愛，都已經慢慢地演變成了彼此的枷鎖，因此才有了她的丈夫無端地生出的是非。相同的靈魂會做出相同的選擇，敏敏的丈夫在懷疑和猜忌帶來的傷害面前及時地剎車，兩人適當地調整了相處的方式，給了彼此空間和時間，便自然而然地回到從前，甜蜜比從前更甚。

我想起我的電腦，它非常實用，但體積很大，當我出差或旅遊不方便攜帶它的時候，會轉而用我的手機寫短文、看視頻，在那段時間內，我會感覺輕鬆，會非常愉快地享受沒電腦的那段時光，而這並不影響我對它的依賴和與它之間的契合。

其實人也一樣。在人的精神世界裡，自由比相伴更為重要。只有靈魂是自由的，靈魂伴侶才具有存在的意義，才更加可貴。